

宋文鑑

和16  
339  
13





利  
292  
13



宋文鑑卷第七十二

箴

對皇太子問政箴

李至

大寶箴

陳彭年

用材箴

田錫

文箴

孫何

省分箴

王隨

畏言箴

劉敞

讓箴

劉敞

步箴

蔡襄

勸講箴

趙師民

友箴

司馬光

視聽言動四箴

程頤

新錢  
有翰

宋文鑑卷第七十二



審已箴

對皇太子問政箴

王无咎  
李至

伏奉手書猥賜下問夙夜尋繹喜與憂并何則至常人也識不足以經遠學不足以待問才不足以幹事智不足以周身而殿下目之爲碩儒曰可以發蒙號之爲端士曰可以延譽得不憂乎殿下忠孝之道貫於神明温文之德彰於天下而猶虛懷訪問思所以分君父之憂以元元爲念且曰一夫或致於向隅千里將疲於觀政此乃聖上有浸漬生靈之澤感動天地之德致使殿下興言及此實社稷之福而億兆之幸得不善乎然則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若夫自古太子養德東宮不親外事唯問安侍膳而已固亦宜哉而黔庶之疾苦稼穡之艱難素未所覩自非生知之異天誘其衷莫得而知矣噫事有背經而合道時有適變而從宜是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聖上知其然由是以浩穰之務獨命殿下總其綱要而躬決焉殿下復能欽若聖訓率由舊章馭吏民必以誠待參佐

必以禮慎命令必以簡察獄訟必以情恤鰥寡必以仁抑豪猾必以法杜讒佞必以正絕邪僻必以道有一于此猶爲善政况兼是數者乎而猶曰奉車苟賜於司南爲政何慙於拱北不亦過謙乎然則至雖不敏竊嘗讀易見羣爻稍過必有悔吝唯謙象獨亡是知謙之時義大矣哉願殿下守之而已勉之而已如此則何正言不入何正道不行若正言入而正道行則生民不泰未之有也政化不洽亦未之有也輒因問及輕肆狂瞽僭易之罪安敢逃焉

大寶箴

陳彭年

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已臨下輝光益新載籍斯在謀猷備陳內綏萬國外撫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由是先哲喻彼投艱苟能慮末乃可防閑審求逆耳無惡犯顏既庶而富教化乃施慈儉之政富庶之基鰥寡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及之黃髮鮐背心實多知左右侍從何莫於茲瞻言百辟咸代



天工儻無虛授可建大中克彰謹束惟藉至公知人則哲視遠則  
聰才固難備道亦少同葑菲罔捨杞梓乃充不扶自直惟蓬在麻  
非揀莫見唯金在沙參備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正裨益無涯自  
區草澤亦有國華訪此髦士可拒朋家三章之立庶民作程欽哉  
欽哉可以措刑七代之建寇孽是平本仁本義可以弭兵是謂齊  
禮亦曰好生有教無類自誠而明宗廟社稷饗之以恭宮室苑囿  
誠之在豐春蒐秋獮不廢三農擊石拊石用格神宗使人以悅乃  
克成功治國以政罔或不從濟濟多士用之有光經經小器謀之  
弗臧忠言致益豈讓膏粱六藝為樂寧後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  
昌改過不悛湯所以王六合至廣萬彙攸多風俗靡一嗜慾相摩  
如馭朽索若防決河左契斯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民免嬰羅不  
懈于位俗乃偃戈先王之訓罔不咸然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  
翼翼終日乾乾三靈降鑒百祿無愆由茲率土永戴先天巍巍洪  
業億萬斯年

用材箴

田錫

天運四時地生萬類以覆以載各得其位天地猶爾人胡求備堯  
以仁化舜以孝理稷專播穀禹務導水聖賢猶然人胡求全是以  
有才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言與人結交能護其短掩短錄  
長交即悠遠任人之職能從其長錄長掩短邦實阜昌無好之則  
忘其不肖無惡之則忘其允臧執心至公取其所彊馬或奔蹏乃  
致千里士有跡弛可任以事一善可稱則勿求具美然後會眾善  
以蒞庶官民實攸暨

文箴

孫何

堯制舜度絲今亙古周作孔述炳星煥日是曰六經為世權衡萬  
象森羅五常混并游夏之徒得麤喪精空傳其道無所發明後賢  
誰嗣惟軻泊卿仁門義奧我有典刑聖人觀之猶足化成羸侯劉  
帝屈指西京仲舒賈誼名實絕異相如子長才智非常較其工拙  
互有否臧揚雄歛焉刷翼孤翔可師數子儻文之場東漢而下寂



無雄霸疊疊建安格力猶完當途之後文失其官家攘往跡戶掠  
陳言陵夷怠惰至于江左輕淺淫麗迭相唱和聖心經體盡墜于  
地千詞一語萬指一意縫煙綴雲圖山畫水駢枝儷葉顛首倒尾  
治亂莫分興亡不紀齊頓梁絕陳傾隋圯奕奕李唐木鐸再揚文  
之紀綱斷而更張鉅手魁筆磊落相望凌轢百代直趨三王續典  
紹謦韓領其徒還雅歸頌杜統其眾士德既衰文復喧卑制誥之  
俗儕于四六風什之訛隣于謳歌懷經囊史孰遏頽波出入五代  
兵戈不稱天佑斯文起我大君蒲帛詔聘鴻碩紛綸邪返而正瀛  
澄而滄凡百儒林宜師帝心語思其工意思其深勿聽淫哇喪其  
雅音勿視彩飾亡其正色力樹古風坐臻皇極無俾唐文獨稱往  
昔賤臣司箴敢告執策

省分箴

王隨

夕晦晝明乾動坤靜物稟乎性人賦於命貴賤賢愚壽夭衰盛諒  
夫自然冥數潛定蕙生數寸松高百尺水潤火炎輪曲轅直或金

或錫或玉或石茶苦薺甘烏黔鷺白性不可易體不可移握苗則  
悴續鳧乃悲巢者罔穴泳者寧馳竹柏寒茂桐柳秋衰闕里泣麟  
傳巖肖象馮衍空歸千秋驟相健羨勿用止足可尙處順安時吉  
祿長亨

畏言箴

劉敞

吾甚畏言言可畏也而不能默然吾言惓惓倡而後和人猶以爲  
過吾言繩繩譽而不訾人猶以爲非非吾言之畏維人之多忌非  
吾之不能默然而人實多言若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問而唯  
乎譬之於物其爲石不爲水乎水之滔滔往而不來有陷而淵有  
壅而洄有激而在山椒曰水哉水哉

讓箴

劉敞

資政富公始讓樞密直學士又讓翰林學士又讓樞密副使凡三  
讓所讓益尊所守益堅粲然有古人之遺風故作讓箴以矯世礪  
俗云



讓如何其讓非爲名欲先信吾道於天下氓讓如何其讓非爲利  
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患其欲速枉尺直尋卒附于辱  
世有常患患其在得辭小受大卒沒于直公皆拂之公既述之啟  
之闢之俾世則之曰吾豈惡富貴富貴維德人以厚己我以厚國  
時豈無人昏夜乞憐縱或得之何如其賢時豈無人乘機射利縱  
或得之何如其智嗟此富公直哉優優孰眎富公而能勿羞孰持  
富公攜手以游昔宋考父三命益恭嗟此富公千世與同作詩載  
美穆如清風

步箴

蔡襄

有足兮動涉坦夷有心兮何由險巇足非有慮兮心役之爲用心  
如足兮蠻貊行之

勸講箴

趙師民

若帝之元於稽古先將以其道格于皇天格天如何謹徽舊典惟  
聖時憲乃克盡善在帝宅中亮章溫雅將以其文化成天下化成

如何順考正道席上之珍茲惟國寶天下有帝體元初制非先聖  
之舊章不足以秉同文而執司契日中爲市以奠四方非先聖之  
遺法不足以舉大義而正國常帝度其身郁郁乎文彰禮施樂以  
副皇墳帝出其言穆穆厥聲含仁吐義式諧羣情自天降祥我民  
既康不觀于經懼先猷之寢忘四夷放命有嚴誓令不觀于經慮  
大功之未定無以方隅之多事而謂經籍之宜息虞舜征苗誕敷  
文德無謂宸居之至尊而忽右文之爲貴岐昌造周天經地緯無  
以陳久之可替乃謂迂闊而難行先哲之言雖無老成無譏鄙主  
之寔陋而略愚儒之淺昧先師之談不以人廢無以世治之或殊  
而謂陳言之可悔商弼之諫事不師古無玩歲月之其除而謂寸  
陰之已速周王之戒惟日不足有以見世主之御圖或萬機紛然  
不酌于古道則風祀有時而弗宜有以見人君之居極或百度差  
忒不斷于古義則權制有時而弗克昔令王之經世必去害而稱  
利明主觀其書可以效財成于萬事昔賢臣之事君有謀猷而必



陳明主觀其書可以示軌度于羣倫正朝之上法宮之中非贊襄雅與不足以興嗜慾于清躬神麗之游光明之處非啟迪深厚不足以立正事於古語是故可以上文可以立武可以奉天地可以為宗主匪止玩其辭而釋其詰可以觀道可以對萬物可以臨兆人不止明其舊而知其新靖恭乙夜總覽羣書夫聖人之至德何以加於從容晏朝細繹微旨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臣初聞始元之間儒風寢還侍問之臣賜以清閒臣復觀永平之烈經術未缺羣儒議前稱制以決桑乾之後來自幽陵東髮右衽斯文有承金陵之君越于夷裔雖則講習其文已敝李唐之興賢君挺生正觀初治開元既平東壁羣山儒宗墨卿侍從之臣官有佳名在我太祖神武披攘親駕辟靡真儒有光有赫太宗文武並運經臣師師以承帝問於穆真皇講求多藝以其人文發為盛際陛下卽位纂承天祿肇開二閣以延儒服西臨邇英北啟延義瞻仰皇明彌綸聖智成天下之務昔游焉而穆清陳天下之謨須於茲而講肄

帝坐甚明天章不祕願以議道願以求治下臣執經敢告中侍

友箴

司馬光

余何遊乎余將遊聖人之門仁人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遊眾人之場聞善而遷觀過而改

視聽言動四箴

序

程頤

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作四箴以自警云

一作因箴  
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跡操之有要視之為一作為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



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  
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枝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  
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一作  
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審己箴

王无咎

汝曰有德汝未大成汝之有過傷德蓋輕聖能恕汝猶曰汝美眾  
人弗逮知慕而已恕汝不知慕汝輒愉汝不自反卒比於愚愚不  
可比汝孰宜懼聖人之恕眾人之慕

宋文鑑卷第七十二

宋文鑑卷第七十三

銘

財貨銘

李瑩

續座右銘

李至

武關銘

胡旦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門銘

呂夷簡

几銘

陳堯佐

几銘

晏殊

擊蛇笏銘

石介

槃水銘

司馬光

醫銘

呂誨

明州新修刻漏銘

王安石

布衾銘

范純仁



西銘

張載

東銘

張載

鼎硯銘

蘇軾

鄧公硯銘

蘇軾

天硯銘

蘇軾

文與可琴銘

蘇軾

徐州蓮華漏銘

蘇軾

三槐堂銘

蘇軾

擇勝亭銘

蘇軾

九成臺銘

蘇軾

端石硯銘

蘇軾

邁硯銘

蘇軾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黃庭堅

游藝齋銘

黃庭堅

研銘

黃庭堅

黃樓銘

陳師道

克己銘

呂大臨

蜀舍銘

劉跂

大圓硯銘

晁補之

座右銘

鄒浩

家藏古硯銘

唐庚

古硯銘

崔鷗

財貨銘

李瑩

暇日讀夢書則曰夢虺夢糞者獲財因以銘之

財貨將至夢寐可尋或穢或虺乃玉乃金穢可親欺虺可翫欺敢

獻斯銘以激貪夫

續座右銘

李至

崔子玉為座右銘白樂天亦為座右銘檢身之道幾乎殫矣子嘗



冥心謙坐自思所為慮向之益友以予位著不我規也因疏其所  
得亦命為座右銘聊以自勉其辭曰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  
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撝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  
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感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  
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為善  
則遊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  
而過防豈如長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武關銘

胡旦

南條東走自雍而荆呀為武關作扞秦城秦人東顧六國無主漢  
氏西來子嬰為虜彼此鯨鯢更相豺虎吁嗟強秦曾無守禦秦而  
為漢漢復如秦劉氏不綱莽賊造新嚴嚴武關前人後人我開則  
興我閉則亂一開一閉今古同貫王者邦畿守在四夷禮義干櫓  
道德藩籬遠人不服文德來之化既無外何以關為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涓化中子將命之狄邱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貺中  
有臺榭人物山水森然蓋狀其佳象幽致表繪事之工子無取  
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憑杖斂躬踟  
躕而迎視兢兢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之有若是檢身遠  
害之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歟予實好古者歷考其跡于傳記  
雖覓而難信且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于座右  
曰

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恆若履冰朽索之馭納隍是慮天  
子則之鴻圖永據存而懼亡繫于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  
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  
之其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漏庶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子行  
吾慎子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

門銘

呂夷簡



古者盤孟几杖規戒存焉今為門銘竊類於此

忠以事君 孝以養親 寬以容眾 謹以脩身 清以軌俗

誠以教民 謙以處貴 樂以安貧 勤以積學 靜以徵神

敏以給用 直以全真 約以奉已 廣以施人 重以臨下

恭以待賓 貫之以道 總之以仁 在家為子 在邦為臣

斯言必踐 盛德聿新 勒銘於門 永代書紳

几銘

陳堯佐

親仁可以自託友賢可以自扶求仁得仁必馳必驅若隱几以召

憑几而呼則仁賢斯逝厮役來趨嗚呼賢既逝身即孤

几銘

晏殊

小飯防饑跬行虞跌巾有角墊衣有衽缺惟忠與孝則罔摧折

擊蛇笏銘

石介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

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

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  
禱雨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  
以觀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  
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或  
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  
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靚白日故不能肆其  
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  
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  
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  
正卯刃在齊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  
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  
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  
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又  
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風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



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  
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  
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  
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  
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為朝廷  
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于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 天地則有 笏惟靈物 笏能乃受 笏之為物  
純剛正直 公惟正人 公乃能得 笏之在公 能破淫妖  
公之在朝 讒人乃消 靈氣未竭 斯笏不折 正道未亡  
斯笏不藏 惟公寶之 烈烈其光

槃水銘

司馬光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歛小歛則傾傾  
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醫銘

呂誨

晉人武泰通醫術守臣獻狀補太醫正還鄉里創起應聖侯廟藝  
既成歸善於師又將廣懋來學其志有足稱者予謫官于是遷守  
蒲中既行丐文以顯于廟因作醫銘嘉乃意勤遂成其志知予言  
有以滋其善也

六氣五行	人稟而生	三部九候	納諸和平	昔稱絕技
滿腸滌胃	輔以砭石	因之決潰	察脈之原	當於未然
不攻而勝	庶幾十全	愈世之病	如持國柄	常使眾邪
不得干正	能盡己意	膏肓必起	苟利於藝	毫釐千里
泰也有為	心不忘師	義利之重	慎乎所治	

明州新刻漏銘

王安石

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汝予銘自  
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  
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甯不勤得罪于時厥荒懈  
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維茲其中俾我後思



布衾銘

范純仁

藜藿之甘綈布之温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若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西銘

張載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

英才願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愛一作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載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引歸一作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鼎硯銘

蘇軾

鼎無耳繁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陽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憤裂東南圯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銘其臀如幻詭



鄧公硯銘

蘇軾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軾銘

曰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

天硯銘

蘇軾

吾年十二時與羣兒鑿池為戲得異石如魚膚筠温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顧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吾曰是文字之祥也寶而用之且為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於德或全於形均此二者顧吾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文與可琴銘

蘇軾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醉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

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徐州蓮華漏銘

蘇軾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



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 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聞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 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

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一作事 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 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邱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擇勝亭銘

蘇軾

維古潁城因潁為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



洛之温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卽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庭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解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太白詠月而狂旣薺我茶亦醪我漿旣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敞以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聖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何爲鄉神馬尻與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變仰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九成臺銘

蘇軾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旣已隱矣而况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

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下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縣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眾竅之呼吸往來唱和法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旣已粲然畢陳于前矣

端石硯銘

蘇軾

與墨爲人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邁硯銘

蘇軾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黃庭堅



凡治有條如機有綜經緯積寸成兩管蒯之手簡功於幼可  
席可履不能以寒昔此廟學終歲蓬艾聖師所居風雨無蓋今誦  
聖言皆有夏屋爰及方冊宇以華閣華閣渠渠言行之林聿求古  
今自觀德心咨爾諸生永懷茲道勿嬉勿驚以迪有造得意自己  
書不盡言如御琴瑟聽於無絃幙阜几几吳味楚尾其下脩水行  
六百里山川之靈或秀于民世得材用我培其根勒銘頌成式告  
爾後無或墮之永庇俎豆

游藝齋銘

黃庭堅

樂色荒者使人躑躑酒荒者使人漠漠游於六藝之林是謂名教之

研銘

黃庭堅

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夸者節性質溫潤可使躁者靜戾者聽觀  
斐几而見研忘其一室之懸磬

黃樓銘

陳師道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河  
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  
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兩隅西入通洫  
南懷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軾深惟流亡爲天  
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興發戍兵固弊應卒外爲長楗乘高如  
虹以殺其惡內爲大堤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  
以通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  
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  
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  
子制誥諭意臣軾惟念祗承謨訓人神力同敢自爲功以速大戾  
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  
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以爲之銘臣師道伏惟呂尙南仲內撫百  
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獫狁功歌宣王  
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



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於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臣不佞冒死上黃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戒修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遠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祗畏允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遐昭遠揚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臨泗上述修故常庶臣無佞原始念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疆

克己銘

呂大臨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已立已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蠹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蹊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蜀舍銘

劉跂

某郡王萬寓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杭朱浚民所為記過須城劉跂而請銘為之銘曰

噫嘻此舍是蜀非邪吞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高哉上青天邪赤甲白鹽峙峨眉邪楛節醬鉤飯蹲鴟邪一物不有而不無邪噫嘻此舍是真蜀國身如壺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卧以蜀息陰燕陽魏吳越摧錯裴徊周流誓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大圓硯銘

晁補之

黑月模汗兩奴利與黔突居難與揭篋趨爾圓其外亦不可轉視吾爾硯



座右銘

鄒浩

惟親惟天惟親惟地覆育我躬德莫我議汲汲以報亦豈佗求權  
行乃心則知厥由惟身康強親喜而安惟身疾疾親憐于顏矧惟  
此身其來有自自祖自考以至于此能欽愛身為欽愛親祖考聽  
之何福不臻親壽而昌我戲于側念茲在茲敢忘朝夕

家藏古硯銘

唐庚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天不相近  
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  
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  
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  
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天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  
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  
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

古硯銘

崔鷗

知其白守其黑似老學不厭教不倦似孔其實墨家者流摩頂放  
踵



宋文鑑卷第七十三

宋文鑑卷第七十四

頌

廣農頌

夏竦

大順頌

晁迥

會聖宮頌

歐陽修

籍田頌

宋祁

明堂頌

宋祁

皇帝神武頌

宋祁

慶厯聖德頌

石介

錢鄧州不燒楮鏹頌

呂南公

廣農頌

夏竦

景德三年春正月庚戌詔頒農田敕于天下二月癸未詔郡國領勸農事崇化源而廣農業也臣聞聖人無土不王無民不君有土地則王業興有人民則君道立故先王之建國也土欲廣而不欲



隙民欲眾而不欲墮謂地之不闢非吾土也人之不農非吾民也  
乃爲閭里室家以蕃其生爲畎澮封畛以理其田爲耒耜錢鏹以  
庀其器爲厯象氣候以授其時立經制以御之設官司以教之均  
工商衡虞之稅正車馬甲兵之賦於是乎仁義禮樂有所加賞罰  
號令有所用三代通制建中經遠民以里居地以井受暨秦開阡  
陌農戰相乘漢制名田并兼不息舊章缺而仁政墜經界慢而訥  
競起沿革而下古之制度不可復矣其故何哉蓋三季已還五代  
而上有天下者或不知天下以地爲基以農爲本以食爲源以教  
爲器當其撥平禍亂經始四國則衽金革簡車馬計懷柔議聚斂  
賞勲舊治城邑暨邊陲旣寧寓縣旣平功業旣成府庫旣盈則思  
悉華夏以自奉驅億兆以從欲有患邊幅未闢威武未震則轉芻  
粟事夷狄有患歲月易逝容髮易朽則招方士求神仙有患登覽  
未遠行樂未極則增臺榭麗宮室有患嬪御未廣歌舞未工則漁  
聲色選伎藝有患校獵未快馳騁未捷則廣苑囿具畢弋有患巡

幸未徧游賞未普則修馳道飛清蹕其閒自非負天啟神授之資  
有聖文靈武之德者則不能訓稼穡務儲衍捨派而趨源去末而  
從本致天下太康家給人足者哉我國家荷二聖基業用三王禮  
樂足食訓農克立治本吾皇龍飛春秋鼎盛勵精百度旁求黎獻  
謂守文艱如創業承平難如治亂深鑒前世專行王道羈縻四夷  
而重兵革漁獵賢雋而藏網罟觀六藝虛臺館聽道德放聲樂功  
業之大則成康文景無或比隆河山之遠則秦漢隋唐不能齊盛  
菽麥流衍而紅腐玉帛充物而露積陛下尙宸居減麗御膳輟聲  
宵衣紫庭清問多士舉三王之故實修八世之墜典以爲擇循吏  
守郡國撫百姓善則善矣而未專也於是授之使領設爲職司所  
以徇名而責實也頒憲令經田疇勸耕殖至則至矣而未一也於  
是編其制度勒爲科條所以建中而示法也徇名責實則官不曠  
建中示法則民不疑詔下之日鬼神稱慶太平之風旋踵可待不  
終日而爭訟息未踰時而滄鹵闕凡九圍之內一歲之閒衣食足



而倉廩實仁義行而刑罰措大哉炎宋功德陛下教化垂億萬世  
與天無窮臣生逢聖明叨觀盛事謹昧死上廣農頌其辭曰  
皇哉惟聖躬提天柄億兆歸心二靈洽慶廣我田事肇修稼政乃  
置官名乃頒號令號令維何分條建規恩斯懋斯流冗攸歸官名  
維何啟職庀司訓之導之播種惟時民曰勤止服田力穡晝爾于  
耕宵爾無斃千耦偕飛百穀咸殖既藝滄鹵越經封洫官曰蒞止  
糾力勸能庠我錢鋪疏我溝塍乃能灌溉爰相邱陵汗萊以闢游  
惰用懲赫赫聖謀有作咸覩畎澮四溟井疆九土沃野萬里縱橫  
其畝擁耒成林灑流降雨陽春如膏原隰如鱗我稼既華六合生  
雲稻梁黍稷萬井龍文同我婦子或耨或耘八月其穫乃登爾稼  
滯穗棲原餘糧厭野盈溢京庾流衍方夏式歌且謠土金同價百  
姓足矣君孰不足三百之困九年之蓄八蜡既通五禮咸穆藏財  
於民所寶惟穀君哉君哉樂事訓農炎帝之教后稷之功方我王  
度明而未融臣之頌之永矣無窮

大順頌

晁迥

禮記禮運云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  
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守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  
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  
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愚讀書至此詳味久之觀  
乎古先垂教條暢明備義取饒裕充盈目之曰肥若能偃風踐迹  
各當其分順之至也無遠弗届浸漬浹洽薰然大同斯乃純被之  
化盡善盡美矣雖欲銳意推演復何措辭區區志誠願陳萬一今  
但舉其全文而繫以褒讚者祇率道揚之志也頌曰  
猗歟禮經孰窺優域愚嘗究觀沛然有得肇自人倫及于家國遂  
滿天下具四表則是謂大順允臻其極老生作頌奉揚景式

會聖宮頌

歐陽修

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  
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臣永惟古



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脩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卽位以來於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願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馬馱玉旅于闕庭納于廐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于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眞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其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况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

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警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特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爲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採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



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為頌詩以獻闕下辭曰  
巍峩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齋淪道源匯流而淵有洛之川川  
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  
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  
昊受命我宋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欣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  
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子曰祖曰宗有  
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  
之宅既宅且安后来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驩迺相川原乃得善  
地地高惟邱迺以荆灼迺訊龜寶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  
而往惟實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  
不病厥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  
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来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  
序殿兮耽耽黼帷檐檐天威可瞻庭兮植植鉤盾虎戟容衛以飭  
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疑疑有以奠位于此而會聖

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于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  
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  
祇而來胡遲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籍田頌

宋 祁

皇帝再紀元之明年春二月率羣臣耕于東郊恤嗇祀祈豐年也  
前此詔書示有司曰自我太宗襲厥厥功億神裕人宥命方國肖  
翹跂行亦莫不寧永惟土著之本民夫之重乃躬藉田以倡農先  
震地房之滿肯導改政之長懋柔嘉令芳於是乎孚胙蠻鹵莽滅  
裂於是乎復敦龐穗滯秉遺見糧如坻我真考因其累盛重以明  
德故能步師百萬狩醫閭見武節高世八九升窳遼建元封奉符  
隕社以攄無極肆余承緒茲率厥典則藝蕭布幣固有常所監農  
狎野厥存舊章惟一二執事率循而懋明之方春作時百穀革始  
姑使斯人悅羽旄之美重見漢官後嗣論稼穡之艱不失夏物無  
贅聚儲峙無煩勞供張趣合于禮劭吾農焉前期則脩飭神墻按



除膏壤夷道如砥呼蹕填街梢夔猶以護野雜荆牟以守燎阡陌  
繡錯原隰龍鱗蒸膏冒楸協風回春於是旄頭先馳屬車齊躡奔  
星舞於旗旂行月捷於羽箛壽犀注鎧肅給乎師營蒼虬范馭秋  
游乎天轡瓊釵流景金根照塗帝幙周張統綃綵繅既而揉耒剡  
耜載保介之間先種後稷麗播植之器官分無諉事具不教天子  
乃以丙午之旦升華輅由太庭顧行山則銜枚無聲龍虎見象堪  
輿奔警空闔闔切圓游乃徜徉乎會城之外五精來同七聖景從  
鑾聲佩節次于帷宮上既瀆濯圭潔儲思淵默昧明乃頓大次欵  
嘉壇索先農以享之因太積以配之血毛幽全金石鏗躬躬接妥  
侑加祠官之一等禮重沿襲具祖宗之遺意爾乃降靈場儼朱紘  
物覩於聖天健其行星田彌望紺轅儲駕洪縻序進王步有容三  
推成禮邇臣告備上曰朕志在敦本寵其強力可以勸何憚於勤  
遂推而進之有司以義固爭幾十撥而後釋乃始弭節容與御夫  
觀耕之臺三公羣后班趨次耨靡然從風邁五踰九大農灑種庶

人終畝官師懽抃行內天旋于時都人熙熙駐望皇軒或歌以壤  
或擊于轅不圖叢雲之旦復見東戶之年日華晏溫天心馮豫奉  
斗極御應門翔雞樹竿墜鵠宣制大賚四海與之更始虧除威辟  
存問高年振淹修墜平徭闕賦中外百執告至而策勲踐過三更  
以羞而賜帛膏以解雨鼓之異風不崇朝而周萬國先是羣臣繹  
不懿潤鴻名將琢之玉版納于金匱至是則回雕輿坐前殿震照  
儀矩翕受典冊皇皇哉茲禮真帝世之希闕臣工之旦暮者歟儒  
臣學于舊史竊明載芟之詩甸師之職在籍之誼有三說焉一典  
籍之常禮二籍履以親事三借民而治之所言雖殊要之毆天下  
之民弃末而歸本耳且古者謹察天廟申赦陽官田之不闢辟在  
司寇作爲御廩鍾而藏之其故何哉以爲奉薦粢盛非無良農不  
如親之愈也誰督耘耔非無猛制不若勸之善也夫祭莫大於備  
物物備而百神據之兵莫大於足食食足而四夷懷之人莫急於  
豐財豐財而有生聚之是三物之濟否在此舉也且周宣缺之戎



軋其衰漢文用焉民阜其宜唐后勤止以豐易饑洪惟太宗光迪于前陛下述宣于後皇矣同底於道烝哉不隕其聲方且九扈勤民三事就緒儼儼其盛陳陳相因糧餘可棲草殖弗與民一于邦家萬斯箱遂駕五帝軼三王奮甘實而攄馨香也敢作頌曰倬彼鮮原帝籍于田匪籍其勤我為民先悠悠春旗脈土于畿陽膏澤澤邁乎三推有壬有林亦莫不祗我疆我里載耘載耔實苞實阜第厥豐草田畯至喜祈年伊早我穀用成我倉既盈我倉耽耽鍾于東南其用伊何事神薦馨為酒為醴為粢為盛蒸之浮浮釋之洩洩上帝居歆降福孔休降福伊何我民既蕃室家溱溱三事不諼食足武奮震疊爾功蠻夷來同罔不率從帝猷昭升式于九圍兢兢業業以迄萬幾在豐念匱在飫思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明堂頌

宋 祁

臣言去三月戊子制詔季秋有事于明堂臣以太常與禮官博士

詣垂拱殿議配享事即建言周有臣曰旦始嚴父配天仲尼是之唐并諸儒說並祀六天帝不敢損陛下幸訪有司請如古便四月乙丑詔若曰夫禮稱情適文今議者言周唐則善至牽制所聞徧而不優宋亦一家讓不制作如來嗣何且事天不及地配父而遺祖朕甚陋之水旱不時羣神與焉今賴天之力方內以治朕能合饗天地以三聖侑報百神咸秩並脩况祖宗郊雩不為無比有司無諱以勞務稱朕意臣伏誦聖訓久乃開曉以為前古所缺羣臣不逮陛下獨得於心其所以事神訓人使萬世子孫無以加者至於作聲歌琢圭邸帳帟無文夜鑿弗嚴以竭恭至誠者尙數十物臣愚且不能徧知若令詩頌不傳是陛下盛德神功不盡注天下耳目聳動四夷聲隱乎無疆也謹撰成明堂頌一篇辭淺義直可使戶曉壤翁轅童皆得塗謳臣昧死再拜以聞頌曰天有明命以聖付聖太祖太宗燮伐大定誰僭而王孰擅而土左披右攘罔不就緒厥角在廷四夷無侮真考顯承受報收成休休



厥寧震震厥聲七十而五號以大榮皇帝纂武有庇于下兵囊不  
銛釐委而羽一農之饑吾飼以哺一夫之寒吾煖以褚日寬租徭  
歲貸囚庾協氣四薄順暘若雨原高隰下百穀膾膾二十九載惟  
秋九月迺即大慶度進度室寶字署顏震照多物置使有五悉詔  
輔弼既欵靈宮一享廟祐天兵桓桓羅列衛營有闕有旂龍輶螭  
衡耳耳其驅雅雅于行旖旎連蜷風舞雲縈士若銜枚驂牡不鳴  
吉日辛亥進祀于堂衣畫袞然環瑤瑤六帝二祇三后侑旁醴  
酒牲肥嘉饗鉅房芼醢果粢靜潔芬香營熾胖升以迪厥嘗我鍾  
欽欽我舞僕僕天安於坐百靈來序奔精哆光芻霍會寓山靈瀆  
怪顯幽馳騫或旅諸墀或席諸廡有羶斯飫相惟辟公既敏而度  
帝拜稽首柴煙上舉祝有嘏言皇帝受之產百斯祥哀萬斯禧其  
臺如山其積如茨皇帝曰咨朕不專有旦御端門百執奔走其赦  
天下新邦之舊調乏錄勞刮濯痕垢官賞兵資金爵是富驛歡四  
海閒弗容晝天謂皇帝感實火德在孝宗祀惟極其還而功卹嗣

千億而子而孫長有萬國天謂皇帝安我羣元投蟬斥螟稼溢于  
廛癘訖疾攘人樂躑躅皇帝眉壽永錫萬年前祀三日區霽如閉  
皇帝既齋一夕而霽六幘掃除若璫逢彗天清地晏夜星騰晰皇  
帝小心恭與虔并徧見神祇拜跪送迎久立於次須樂之成器必  
全玉牢不愛牲制為諸安以正和清夜鼓徹嚴敷致厥誠明明皇  
帝惟先訓是式惇威懿親其磐如石存問韶耄容受讜直振淹登  
峻毋或失職惟慈惟仁不厲聲以色皇帝有言克已則興豐守吾  
儉尊捨吾矜雖日之升瞿瞿兢兢無不此或承

皇帝神武頌

宋 祁

或稱皇初之世不賞而勸不罰而懼豈簡冊之彌文哉議者云否  
彼固未識夫震耀之飭天威剛健之奮乾體也粵若聖人制海內  
之命據天位之尊總秉權綱章叙典憲不有威辟不足以震元愍  
不有變容不足以開至聖用能消弭殄行嘉靖多方闡皇靈憲宗  
軌丕天之大理一民之至權者已巨宋在宥列聖繼統際天丕冒



巨地砥屬仆威械以去煞襲道樞以訓儉恩裕洪暢容典飭盡萬  
寶取足合祛於皇極百靈隕祉震動於珍物然猶右賢左戚均權  
布寵百辟箴闕內平而外成五細在邊番休而遞上防檢來患蠲  
滌多辟勤懇懇者非弭亂之謂歟然而善制未能無敝有憂所  
以固國迺者先帝違裕羣邪濟凶寄朝家之威席鈞宰之貴伴尙  
方以制器狎神巫而締紱乃至易守帥以漸醜圖徙陵兆而投天  
隙拂戾蜚語恬有姦計遂欲包禍心以竊發執左道而干紀餌梟  
羹以未盡礪豺牙而密噬神靈震赫姦宄呈露輔臣建白醜黨震  
壞赤車具獄而來上凶豎伏質而前死先恭事敗皇帝陛下深謀  
諒闇覽照前典重當國之職慎退人之禮詔曰冢宰之任萬樞所  
係今丞相謂自底不令其上大司徒印綬於是三事百執抗疏以  
請曰無將必誅列辟經制與眾其弃常若無赦謂今所犯惡不可  
聞願冀天刑以塞羣議帝曰朕不忍致于理其放於朱崖然後起  
跡弛之臣明枉結之獄措克之貨附上於官附離之黨肆赦一解

漏鯨彗於綱目摧虎吻於市道浴白日以升景投紫蜺而霽氛惡  
草絕而善苗興清風翔而羣陰伏人靈紆憤道路相趨旣而薦紳  
之徒相與喟然並稱曰前日末命微梗孽臣乘閒潛構不類陰傾  
時柄食椹靡化指莠待滅陛下探觀時變先斷宸慮倚文母之聖  
攬列辟之議廉考劓殄介不終日末滅澄洗蕩無餘災定寶業極  
南山之安殲渠魁易家人之召智不回慮惡未旋踵事已決矣昔  
滔天殛而虞功劭流言放而周德奮觀闕誅而孔制列寶瑟偃而  
漢基永皆撥亂之盛準長世之懿冊所由來舊矣是以烈祖二宗  
壑菑除害簫勺眾隱若彼之難也太后聖上建威銷萌祗遜先訓  
如此之備也宜乎勵無前之景鑠暢不殺之神武正春秋謹始之  
制釋洪範作威之害開賜無疆之眉壽摘著不朽之尊名此其時  
矣蓋天子穆然初載貶成仰定未遑論制作之事也下臣僮儻末  
品不足弦次新頌輒敢述輿人之詠簡康衢之侍亦擊轅折楊之  
比爾其辭曰



真宗御天休息羣元委裘上仙茂功全兮皇帝續務惟新百度尙  
文右武鴻基固兮孽豎柄臣矜權耿勳與妖放命託機神兮上公  
列辟協忠宣力摧兇殄惡清君側兮恭曰謂銜刀投裔神武不  
殺退以禮兮或附或離橫貸敷施脅從罔治董之威兮氛開祲收  
美澤雲游荷天鴻休德既優兮昭雪忠良輿頌風翔夤威舊章恤  
無疆兮

慶歷聖德頌

石介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拜竦樞密  
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參知政事弼樞密副使  
二十六日勅除脩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殿朝百  
官行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邈御史  
平諫官脩靖十一疏追竦樞密使勅十三日勅又除襄爲諫官天  
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懽喜皇帝退姦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  
奮於睿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

凡千五百年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  
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爲希闊殊尤曠絕盛事在皇帝  
之德之功爲卓犖瑰偉神明魁大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  
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  
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爲無前之休丕天之績如仲淹弼實爲不  
世出之賢求之于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閔散漢則蕭曹唐  
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幸今天下之人望爲宰相諫官者陛下  
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翻無歌詩  
雅頌以播吾君之休聲烈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  
天地奏于宗廟存于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實羞之臣嘗愛慕唐  
大儒韓愈爲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奕  
焯焯照于千古至今觀之如在當日陛下今日功德無讓憲宗臣  
文學雖不逮韓愈而亦官於太學領博士職歌詩讚頌乃其職業  
竊擬於愈輒作慶歷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字文辭鄙俚



固不足以發揚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功德赫奕焯焯照于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賤無路以進姑藏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闔晨坐太極畫開闔躬攬賢英手鋤姦桀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螭蠍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威然言曰予父子祖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父子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子門闈爲予京兆聖子護說賊叛于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予聞心酸汝不告予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咎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檣机饗餐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子

命不畏不懼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資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分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毋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礪豈視居樞其人渾樸不施剗剛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子哲惟脩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礪何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子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臣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子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子過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魅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



宋文鑑卷二十四  
十一  
罰在予不失其權其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  
惟難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之德羣下踧  
踏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  
墮玉失鳥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脩臣職四夷走馬墜  
鏡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脩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  
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錢鄧州不燒楮鏹頌

呂南公

嗚呼士誠知修耶內不欺諸己外不欺諸人可與修己已嗚呼士  
誠有立耶上不媿於天下不忤於地中不負於神可謂士君子已  
凡唯知修至於可立而不欺不媿者其備如此雖天地神明我斯  
天地神明已豈又卹卹於諸餘哉世衰道隱士心險惑稔慝自危  
則區區於禍福以壯其毒聞古之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爲多  
則假之以請禱禳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弗支是故罪者滿  
世而莫救其非

肅肅鄧州唯道之繇識起超於眾謬行不徇於時流孰巫祝之尼  
因而禱祥之苟求蓋清修而不媿則萬福之來酬是何楮鏹之不  
然而名位之優優嗚呼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誰其嗣之宋有人猗



宋文鑑卷第七十四

宋文鑑卷第七十五

贊

擬富民侯傳贊

杜甫贊

西漢三名儒贊

河間獻王贊

無爲贊

晉蔡謨贊

嵇紹贊

畫贊

九馬圖贊

二疏圖贊

偃松屏贊

三馬圖贊

張遵詠

狄遵度

劉馬做

司馬光

司馬光

王回

王回

李泰伯

蘇軾

蘇軾

蘇軾



王元之畫像贊

王仲儀真贊

文與可飛白贊

師子屏風贊

管幼安畫贊

王元之真贊

孔北海贊

擬富民侯傳贊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黃庭堅

陳師道

張詠

漢武晚年以丞相爲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推導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嘻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教既闢民命在賢賢不可黷黷之非賢先王仁孝以辯之民不可擾擾之生弊先王簡儉以御之粵自桀作瑤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闕其欲而下散其束四人桓桓去勞就安百途鑿鑿彫僞散朴衰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斑白不得息稚齒而趨驅

焦勞力竭而飢凍繼之浮民姦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攻之故謂令德日埋窮兵亦私末途喧喧而大本取弊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上智其誰拯之歟漢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尙不能推民壽鄉切磨三代加於武皇事威窮侈四十年閒民力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尊爲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昌不知國正而後民治吁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以事末術良可悲矣亦由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篙未若五尺之纜之要也療已弊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嗚呼末塗未塞本弊不正欲民富國昌者未之有也漢雜霸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榮富民之號又憤不能開通之因附史氏作贊以矯之贊曰  
五后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之名稀所稱焉三代之季四人亂倫百途競新蚩蚩餓眈無階休存之遂使抱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閒如武皇帝命富民侯又如何



哉又如何哉

杜甫贊

狄遵度

先生甫名其字子美其祖審言當景龍際以詩自名高視一世迨子美生其作愈偉少而不羈跌宕徙倚大章短篇純乎首尾詩派之別源遠乎哉波流沄沄乃自我回蹲崑崙巔足亂四溟觀縷蛤蟹拘致鯤鯨蜿蜒委瑣巨細雜并一啜則已不圖其羸橫放直出詭色互端排蕩摧戛措齒不安鬼求於陰神索于陽鈎搜錯莫色沮氣傷閃形撇影隱露蔽蔽殫變極態惟厥所指吾方瞪踞初不用意沃粹醇源植根塊土貫赫胥庭盤燧人圃經巨聯屬百億萬古芬釀雜襲纖細委墜哺啜蹈藉羣稚走死嗚呼子美之述吾能誦之子美之意吾能知之其所未聞其所未知蓋未得其云為

西漢三名儒贊

劉敞

余讀西漢愛董仲舒劉向揚雄之為人慕之然仲舒好言災異幾陷大刑向鑄偽黃金亦滅死論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復投閣求死皆背於聖人之道惑於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難不其然與然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為三贊以自覽焉仲舒先覺承秦絕學進退規矩金玉其璞發明春秋大義以修旁及五經博哉優優世莫能庸黜相諸侯仁義所漸易剛以柔茫茫大道在昔聖考蓋有不聞奚究奚討主父倚之步舒詭之嗟若先生有以啟之懲違告休不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道嗟爾君子克遵厥猷

子政翼翼簡易正直博覽百家以充其德黃金之偽智由信惑艱軌邪世身居困阨不為俗儒苟取拘拘略其威儀忠質之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仁賢哉已夫雖不三事其文實章以迄于今日月之光嗟我後人庶幾不忘子雲清虛自有大度非聖不觀恥為章句擬倣六經其文孔明隱隱欲寔為雷霆三世不遷知命理神胡為投閣劇秦美新君子之缺眾儒有言蓋天絕之亦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邀利或徇耳



目得之弗愧嗟爾君子能勿此畏

河間獻王贊

司馬光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弃置不省重以暴秦害  
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術仁義者謂之  
妖妄必蕪滅先聖之道響絕迹盡然後嫌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  
誦腹藏壁局巖鏞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  
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燄燄  
其不息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為帝子幼為人君是時列國諸侯  
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衰姦聚猾逆妄圖唯獻王厲節  
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為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  
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  
密左氏與春秋為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六藝其遂  
墮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  
貴人不好侈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

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  
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  
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尊大義屬重  
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  
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  
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禮樂復與邪抑四海自不  
幸而已矣

無為贊

司馬光

為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無為迂叟以為不然作無為  
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已成功則天為  
者敗之不如自然

晉蔡謨贊

王回

晉自武帝酒色無度王公貴人競以酒色相侈而王愷石崇尤甚



愷使美人行酒勸客飲不盡輒殺美人崇常夜飲諸少年酒裴綽  
乘醉竊卧崇妾中明旦裴家遣車迎綽綽上車馳去崇聞大怒立  
殺數妾將訟綽於朝綽兄楷書請綽曰吾弟酒狂海內足知足下  
飲以狂藥而反責之禮邪崇方慕楷欲交之亦憚其辭直乃止其  
後渡江諸君家往往猶襲故態紀瞻爲尚書置酒請王導等觀妓  
瞻愛妾能歌新聲左僕射護軍周顛乘酒於眾中挑之而不得有  
司劾顛荒酒失儀元帝特詔宥焉是時在位蓋不以淫營爲貶如  
此蔡謨獨好禮自勅嘗詣丞相導導方作伎設牀席謨不悅而去  
導亦不留客也謨曾孫廓廓子興宗仍以好禮自勅達於朝雖時  
淫暴不敢稍侵媒之人稱其家風云贊曰  
古者牀第之言不踰閭而賓主燕享所以觀禮樂講仁義也烏有  
男女亡辨晝夜荒蠱羣於禽獸而反以爲樂與此屠餘所以知中  
山之亡夫永嘉之亂又驗矣而渡江君臣猶不知以此相儆豈以  
風俗之敗非召亂之著者邪嗚呼迷哉而蔡氏出於其間獨能世

學好禮達而不污君子哉

嵇紹贊

王回

世皆以嵇紹死得其所褒之予固愛其人行於亂世不污而能卒  
以忠爲烈非其積累明于仁義孰能自信如此耶吾獨怪康與晉  
實皆爲魏臣其誅也豈犯有司特晉方謀篡魏忌其賢而見圖故  
康誅而魏亦自亡若紹可爲兼父與君之仇者也力不能報猶且  
避之天下顧臣其子孫而爲之死豈不謬哉

畫贊

李泰伯

工有圖貴人之像者予哀其賢而無所遂也爲之辭云  
道之可行君子乃出行而無成君子之疾位以名得名以位失古  
人邱壑豈徒自逸嗚呼

九馬圖贊

蘇軾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拳毛  
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  
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為幾日筋骨應圖至三萬疋云何  
寂寥跬步山川負鹽挽磨淚濕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為至駿其一  
毛棄我千里蹠齧是秉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唱其永歎

二疏圖贊

蘇軾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變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稟  
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  
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  
圖涕一作下沾襟

偃松屏贊

蘇軾

予為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為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  
殖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  
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閒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  
南來畫寒松偃蓋為護首小屏為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峯地裂冰谷凜然孤清不能無生  
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鬱鬱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  
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三馬圖贊

蘇軾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  
仁選遣主簿游師雄行邊敕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  
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獍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  
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顛而鳳膺虎  
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  
為未始見也上方恭默思道入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  
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  
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為熙河帥西蕃有貢駿  
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為請乞不  
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卻走馬以糞正



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過矣  
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  
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  
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曰  
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嫫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驥立內朝八  
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西瑤帝念民乃下招籛歸雲逝房妖

王元之畫像贊

蘇軾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子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  
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  
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  
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  
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惡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  
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眾邪之間

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膽  
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過蘇州虎邱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  
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  
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  
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  
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  
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真贊

蘇軾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  
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  
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  
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  
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



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眾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謹亮虜卽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旣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眞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仁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旣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旣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劔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文與可飛白贊

蘇軾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余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旣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苕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師子屏風贊

蘇軾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且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躡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管幼安畫贊

蘇轍

余自龍川以歸居穎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穎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吕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

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裘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囿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為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裘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王元之真贊

黃庭堅

天錫王公佐我 太宗學問文章致于匪躬四方來庭上稍宴衍公含瓦石責君堯舜采芝商洛以切直去惟是文章詩以獨步白髮還朝泣思軒轅雞犬舐鼎羣飛上天 真宗好文且大用公太阿出匣公挺其鋒龍怒鱗逆在廷岌岌萬物並流砥柱中立古之



遺直叔向以之嗚呼王公其尙似之

孔北海贊

陳師道

世以曹操為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而文學以犬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微時幸許劭之目以為重匈奴使來自謂不稱而代捉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袁紹不足數特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為漢計豈為子孫計哉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予劉表不以文學與人卒自殺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家徒四壁一擲百萬世亦以為英雄小遇鵝炙丐乞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鬻動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振也慾焉得剛剛者所以制欲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謂英自勝之為彊

宋文鑑卷第七十五

宋文鑑卷第七十六

碑文

唐狄梁公碑文

范仲淹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文

宋 祁

文潞公家廟碑文

司馬光

澶州靈津廟碑文

孫 洙

唐狄梁公碑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



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眦睡不協感公之  
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  
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  
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策公  
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  
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  
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  
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  
之災并州發千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  
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  
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大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  
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  
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  
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

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  
焉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  
君活汝輩也相攜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  
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  
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  
對曰公以三十萬眾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  
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尙方斬  
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爲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構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  
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  
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  
懼而謝焉于嗟乎陷弃之中不義不爲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  
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鄆郭公至下



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  
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  
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閒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  
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  
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尙清  
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  
問羣臣可否眾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迺有異議乎對曰有之  
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閒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  
之閒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  
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  
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  
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  
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  
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

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  
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  
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  
何與焉昔高宗寢疾命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  
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  
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耐姑之禮臣不敢  
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曰今日  
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  
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  
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  
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常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  
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  
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眞宰相才誠老矣一  
朝用之尙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



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  
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  
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  
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  
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  
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  
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陽移舟徙郡道過彭  
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  
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  
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溯大  
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  
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  
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

宋 祁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兩祠而已冰爲  
蜀鑿離堆逐悍水以溉所及常無旱年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  
怪鬪怪不勝死自是江無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侈大房殿  
歲擊羊豕雉魚伐鼓嘯籥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奔走鼓舞以  
娛悅神祝已傳遐而後敢安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澡澣  
故俗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賴其後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以  
文章倡張寬以博聞顯嚴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爲三公漢  
家號令典章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公始班固言之旣詳初公  
爲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象殿右廡作石室舍公像於中  
晚漢學焚有守曰高朕能興完之後人又作朕象進偶公室歲時  
長吏率掾屬諸生奉饗豆饗醪薦之于前虔踞謹潔一再奠而退  
辭無敢不信焉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雖偕而優狹  
異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則區位湫隘埃蝕垢蒙不  
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臨享其明年乃占學官之西攻位鳩



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張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  
堂累常以度廷疏窗以快顯壯闔以嚴閉采有青丹陛有級夷瓦  
密棟彊若棘若飛乃肖公象於宇間繪相如等于東西壁本古學  
之復莫若朕本令學之盛莫若樞密直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  
其間皆配祠焉於是擇日告成于神揖而升簾罽果涪脯脩紛羅  
而有容可以告虔趨而降鼎罇巾洗席燎並施而不恩可以盡儀  
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嚴廣靈安於閒寂故也噫自公之來  
蜀之人自視若鄒魯宋與名臣鉅公踵相逮于朝先帝時巨猾再  
作亂弄庫兵爭劔閣是時蜀豪英無一汚賊者羣頑愁窘不容喘  
而滅非人好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  
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願自予而古無俾壞息云祠  
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趙抃及提點刑獄使者凡三人贊輔之  
勤自通判軍州事祝諮以降六人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永保  
而下二人咸書象於西廂列官里於石陰銘曰

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義義兮紱斯皇出有瑞節兮車騎羅石室  
孔卑兮人謂何新堂翼兮耽耽庭廣直兮序巖巖吏奉承兮不譁  
神來格兮此其家儼羣賢兮並陳公所教兮如其仁苞魚挺兮俎  
肉鮮神來享兮懽寃延公教在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乏兮才日多  
俗祥順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

文潞公家廟碑

司馬光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  
室爲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  
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  
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爲所祀世之數差唐侍  
中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爲之營構以恥之是  
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頽教墜  
廟制遂絕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羣臣貴窮公相  
而祖禰食于寢儕於庶人慶曆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



立家廟合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仁因循願望遂踰十載緣偷襲弊殊可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睿心至意形于歎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衛臣議定制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其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尙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爲辭無肯唱眾爲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尙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祔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厨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以入輔出

藩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釁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曰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昆而爲我敘其事欵于石光竊惟公追遠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敘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諡爲氏與翼祖諱同至秦有不生河東太守教家平陽其後有韶漢末爲揚州刺史自詔以來世乃可譜韶之六世孫頰後魏末爲太守頰曾孫顯傳以別駕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兗州刺史頰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爲潁川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幼秩君洪從唐高祖起晉陽爲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沒頰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爲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爲御史大夫括孫晦爲太子賓客晦兄昕爲義成節度使暉爲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傳至晦皆有傳見



於史其家自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寶鼎晦之從父昆弟  
晤爲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參軍榘榘生館生澤  
州錄事參軍卽公之高祖考也諱沼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晉城  
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歷崞太谷二合漢高  
祖卽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其支別者自帝於晉陽復事之  
終嵐州錄事參軍祖考諱某辟石州幕府棄官歸鄉里太宗皇帝  
平晉陽召之不起以廟諱故復爲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  
官所至以彊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達不可掩判三司開拆磨勘  
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使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參  
知政事王公所撰墓誌及碑公貴朝廷褒榮三代贈官皆至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爲第一室夫  
人某氏配燕公爲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爲第三室周  
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居東室魏國太夫人耿  
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

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祀以元日寒食秋分冬至致齋一  
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  
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

鬱彼喬木茂于苞根浩彼長川發于浚源矧人之先云誰敢譖天  
佑有宋誕生哲臣乃幹樞軸乃秉鎔鈞克釐克諧允武允文甘陵  
有妖悖暴紛囂公往逍遙不日而消仁祖邁疾羣心震慄公入密  
勿四海清謐出殿方維爲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威至也民悅  
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謠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爲多謀居之安疇  
如得民公自汾渚遷于洛許允樂茲土永燕私處伊水洋洋山木  
蒼蒼是掄是剗是斷是斲達于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諏是築是  
球是植是扶是茨是塗作廟渠渠新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予居  
風雨是撫勿侈勿崇子躬是容人庠公堂公曰子康人隘公廷公  
曰子寧人勿子隘維子孫是賴人勿子庠維子孫是利克恭克儉  
予履予視俾躬之爲美匪目之爲麗廟堂旣闢四室有恤豢牲孔



碩稻黍及稷豆籩既滌埽酒既備旨酒既沛牲爲饔乃薦乃陳  
苾苾芬芬祖考欣欣百嘏來臻天錫公社強胡壽愷帝錫公祿崇  
榮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帝匪公優公勲是疇公拜稽首揚天  
子之休思純終始式詒孫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烝嘗保公  
之烈光

澶州靈津廟碑

孫洙

熙寧十年秋大雨霖河洛皆溢濁流洶湧初懷孟津浮梁又北注  
汲縣南泛胙城水行地上高出民屋東郡左右地最迫隘土尤疏  
惡七月乙丑遂大決於曹村下埽先是積年稍背去吏惰不虔楛  
積不厚主者又多以護埽卒給它役在者十纔一二事失備豫不  
復可補塞隄南之地斗絕三丈水如覆盎破缶從空而下壬申澶  
淵以河絕流聞河既盡徙而南廣深莫測坵岸東匯于梁山張澤  
灤然後派別爲三一合南清河以入于淮一合北清河以入于海  
大川既盈小川皆潰積潦猥集鴻洞爲一凡灌郡縣九十五而濮

齊鄆徐四州爲尤甚壞官亭民舍鉅數萬水所居地爲田三十萬  
項天子哀憫元元爲之旰食初遣公府掾往俾之循視又遣御史  
往委之經制虛倉廩開府庫以振救之徙民所過無得呵吏謹視  
遇不使失職假官地予民使之耕而民不至於太轉徙質私牛於  
官貸之牛而牛不至於盡殺食其蠲除約省勞來安集凡以除民  
疾苦其事又數十然後人得不陷於死亡矣天子乃與公卿大議  
塞河初獻計者有欲因其南潰順水所趨築爲隄河輸入淮海天  
子按圖書準地形覽山川視水勢以謂河所泛溢綿地數州其利  
與害可不熟計今乃欲捐置舊道立新防棄已成而就難冀憚  
暫費而甘長勞夾大險絕地利使東土之民爲魚鼈食謂百姓何  
國家之事固有費而不可省勞而不獲已者也天贊聖意聖與神  
謀詔以明年春作始修塞乃命都水吏考事期審功用計徒庸程  
畚築峙餼糧伐薪石異時治河皆戶調槩民多賤鬻貨產巧爲逃  
匿上慮人習舊常而胥動以浮言也先期戒轉運使明諭所部告



之以材出於公秋毫不以煩民然後民得安堵矣物或闕供皆厚價和市材須徙運皆官給餽費唯是丁夫古必出於民者乃賦諸九路而以道里爲之節適凡郡去河頗遠者皆免其自行而聽使輸錢以顧更則眾雖費可不至於甚病而役雖勞可不至於甚疲矣材既告備矣工既告聚矣明年立號元豐天子遣官以牲玉祭于河而以閏正月丙戌首事方河盛決時廣六百步既更冬春益侈于兩涘之間遂踰千步始於東西簽爲隄以障水又於旁側闕爲河以脫水流渠爲雞距以灑水橫木爲鋸牙以約水然後河稍就道而人得奏功矣既左右隄疆而下方益傷矣初河深得一丈八尺白水深至百一十尺奔流悍甚薪且不屬士吏失色主者多病置聞請調急夫盡徹諸埽之儲以佐其乏天子不得已爲調於旁近郡俾得蠲來歲春夫以紓民又以廣固壯城卒數千人往奔命悉發近埽積貯而又所蓄薦食藁數十萬以赴之詔切責塞河吏於是人益竭作吏亦畢力俯瞰回淵重緝九埽而夾下之四

月丙寅河槽合水勢頗卻而埽下湫流尚駛隄若浮寓波上萬眾環視莫知所爲先是運使創立新意制爲橫埽之法以遏絕南流至是天子猶以爲意屢出細札宣示方略加精致誠潛爲公禱祥應感發若有靈契五月甲戌朔新隄忽自定武還北流奏至羣臣入賀告類郊廟勞饗官師遂大慶賜自督帥而下至于勤事小吏頒器幣各有差第功爲三品各以次增秩焉濮齊鄆徐四州守臣以立隄救水城得不沒皆賜璽加獎吏卒自下捷至竣事而歸凡特支庫錢者四初天子閔徒之邁痛者連遣太醫十數輩往救治之以車載藥而行春尚寒賜以襦袍天初暑給以臺笠人悅致力用忘其勞於是又命籍其物故者厚以分卹其家逃亡者聽自出以貫編戶乘急出夫者蠲春徭一歲有半仁沾而恩洽矣自役興至于隄合爲日一百有九丁三萬官健作者無慮十萬人材以數計之爲一千三百八十九萬費錢米合三十萬隄百一十有四里詔名埽曰靈平立廟曰靈津歸功于神也方天子憂埽於合未固



水道內訖上下惴恐俄有赤蛇游於埽上吏置蛇于盆祝而放之  
蛇亡而河塞天子聞而異之命褒神以顯號而領于祠宮曲加禮  
焉有詔臣洙作爲廟碑以明著神貺臣洙竊迹漢唐而下河決常  
在於曹衛之域而列聖以來泛澶淵爲尤數雖時異患殊而成功  
則一然必曠歲歷年窮力殫費而後僅有克濟固未有洪流橫潰  
經費移徙不踰二年一舉而能塞者也何則孝武瓠子甚可患也  
考今所決適直其地而害又逾於此焉然宜房之塞遠逾三十年  
費累億萬計乃至於天子親臨沈玉從官咸使負薪作爲歌詩深  
自鬱悼其爲艱久亦已甚矣視往揆今則知聖功博大闔遠古未  
有也嗚呼河之爲利害大矣功定事立夫豈易然哉主吏誠能揆  
明詔規永圖不苟務裁費徑役以日爲功而使官無曠職卒無乏  
事繕治廢隄常若水至庶幾河定民安無決溢之患矣臣洙既奉  
詔爲廟金石刻因得述明天子所以禦災捍患計深慮遠獨得於  
聖心而成是殊尤絕迹遂及洽河曲折在官調度與夫大小獻力

內外協心概見其方使後世有考焉臣洙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渾渾河源導自積石逆折而東久輒美溢維古神禹行水地中順  
則所適不爲防庸降及戰國瀕齊趙魏陂障以流與水爭地醜爲  
之渠利用灌溉水無所由因數爲敗由漢迄今千三百歲出地而  
行患又滋大明明天子纘堯禹服恩均蠻貊澤潤草木丁巳孟秋  
淫雨漏河河徙而南千里濤波天子曰咨水實儆予勤民之力其  
得已乎申命羣司鳩材庀工上志先定庶言則同人樂輸費吏罔  
遺力聖誠感通河卽順塞鉅野旣瀦淮泗旣道川無狂瀾民得烝  
罩東土其乂徐方復寧芒芒原隰旣夷且平水所漸地更爲沃野  
人恣田牧施及牛馬三寧士女相與歌呼微我聖功人其爲魚四  
郡守臣舞蹈上章微我聖功城其爲隍帝釐山川魚獸咸若萬方  
歸之如水赴壑凡厥士吏迨及庶民其謹護視烝徒孔勤維是湯  
河作固京室在庭靡思聖獨前識九類攸敘六府允修丕冒曰出  
覃被海陬歸惠爾神落此新廟春秋承祀以祈靈保臣洙作頌本



原休功刻是樂石攄之無窮

宋文鑑卷第七十六

宋文鑑卷第七十七

碑文

表忠觀碑文

上清儲祥宮碑文

伏波將軍廟碑文

記

來賢亭記

待漏院記

竹樓記

河南縣尉廳壁記

亳州法相禪院鍾記

靜勝亭記

庭莎記

岳陽樓記

蘇軾

蘇軾

蘇軾

柳開

王禹偁

王禹偁

張景

穆修

穆修

晏殊

范仲淹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表忠觀碑

范仲淹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  
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  
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  
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  
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  
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  
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  
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一千里帶甲十萬鑄山  
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  
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

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  
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  
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  
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  
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而墳廟不治行道  
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  
曰妙因院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  
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  
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  
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  
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  
觀銘曰  
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



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  
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  
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睦如神人玉帶裘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  
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繼行之天祚忠孝世有  
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  
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上清儲祥宮碑

蘇軾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於石臣  
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  
知宮之所以廢與興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  
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卽位盡  
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

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  
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  
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  
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  
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  
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  
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  
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  
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  
而逢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  
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  
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  
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  
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



旁小殿九鍾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閒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切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鄴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

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旣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旣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旣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瘖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于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



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耆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于石之鍾萬石之虞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伏波將軍廟碑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海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告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如此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曰朱崖之弃捐之力也否

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其可復言弃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反皆順風無以答神貺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奇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胷撫循民夷必精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歿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來賢亭記

柳開

人之學業文章行事烈烈有稱者雖前古而生孰不願與之游恨乎已之後時而出也同世而偕立並能而齊名則反有不相識相知者亦有識而不知者吾觀乎斯二者經史子集之中或絕言而不相談或曾言而不相周有之多矣吾靜思之未嘗不爲惜是夫當時力不相及者乎是夫當時義不相賓者乎因而誨人吾所以



異是于世矣乃作此亭在東郊厥有意乎命曰來賢也吾欲舉天下之人與吾同道者悉相識而相知也有能聞于吾欲信而來于是也有未聞于吾欲知而來于是也有先達于吾者吾欲趨而來于是也有後進于吾者吾欲誘而來于是也有務勝于吾者吾欲讓而來于是也有推退于吾者吾欲尊而來于是也大者吾將仰之小者吾將俯之貴者吾將奉之賤者吾將崇之極吾心而盡于世合吾道而比于時嗚呼若曰子將來賢之徒于人人將來賢之名于子者吾又非斯志也蓋欲夫是亭也不獨如前言而已耳亦將化今而警古矣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皋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況夙興夜

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彌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怡怡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



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  
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  
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  
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藜莽荒穢因作小  
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闐遼夙不可具狀  
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  
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  
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  
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  
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適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  
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  
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

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  
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  
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而葺之庶斯樓之  
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縣尉能禦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賊繁過不  
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彊者偷生盜之常也豈  
樂盜哉無竭民力民心安逸無盡民物民利豐實居鄉聚族有良  
有睦履詐跡僞有責有愧民之常也孰肯爲盜哉故曰能與過不  
在乎尉在時政之得失爾若夫平鬪訟懾兇狡惟盜是禦者尉之  
職也苟失其人則貪殘誣枉民不勝弊反甚於盜焉今郡縣至廣  
庸不知所得者幾何人哉太原王昭度字世範登進士第爲河南  
尉尉之職無所不舉焉雖然誠不足展世範之才顧其所得亦斯  
民幸矣世範與景有舊因求記刻于廳壁庶有信於後於是乎書



亳州法相院鍾記

穆修

古之爲鍾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鍾大呂又春秋傳稱師有鍾鼓曰伐則是旣爲大樂之備又爲征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可以警不軌懼不庭張邦國之威考是二者則鍾爲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今是鍾也專爲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運將季西域之法聿來流晉宋而益崇涉齊梁而大盛率天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闢其居無王公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豈不從而信奉之不從而依歸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矣大矣佛之爲法也旣與中國聖人之道並行于時則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安得不入于佛之宮哉佛之宮其徒羣棲而旅集多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旣繁不常厥處將齊彼眾非言得通則必聲物以齊之求物聲宏達而及遠者莫踰于鍾是知鍾爲佛宮之用其在此乎亳州法相禪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募眾崇揭土木門堂殿廡

總事餘閒多宣師所葺也聚徒僦僦資膳悉備警旦暮者其闕唯鍾州人時氏豐財好佛之士也一日詣宣師謀曰一鍾費用幾何願輸其資獨營斯善師卽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錢若干畀師復謂曰鍾之成也匪高弗居則并爲請居鍾之樓以此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眞南抵于舒便其材木匠爲成構而離之自舒及譙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費便事者蓋二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鍾人興其鼓鑄液波金錫一冶而成鍾事旣立樓材亦至建于殿南東偏居鍾于上層葢翬飛雙鸞震疑崇構上凌煙空琅琅洪音遠落霄外于以壯觀精字于以號令羣緇日叩焉使思其所以息晦明風雨罔迷厥時據釋氏言鍾之聲叩之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魂出地獄沈淪之苦故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物求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曉戒食寢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鍾不可闕于佛宮明矣



靜勝亭記

穆修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今代專督州下姦爭火盜泊軍籍庫兵商  
征酒權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刑罰獄訟之煩則一  
不關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歷勞久十餘  
年不被茲命凡尸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絕筆可否歸  
之州足為稱任雖材且無所施顧或每每好用自擾以招權樹威  
而病其職者多矣潁川陳君永錫始以公侯裔縻迹落武一再遷  
為右侍禁蓋漢之郎將類也來監察之郡戎為人力文服古而雅  
任闊達樂所守無事唯比旦一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  
逸吾性加疏思得洒然空曠一字為寄適之地盡糞除耳目俗諱  
而休吾心焉廡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久為之易去故材俾豐宏之  
前數十步閒夾樹畹蔬蹊果外先峙射棚棚豈清趣中宜有哉  
然于亭遠甚不大與亭害故亦不廢存之亭成君謀予以名予請  
以靜勝命亭陳君之飾是亭豈志於靜者耶夫靜之閭仁人之所

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勝視聽思慮之邪邪斯勝心乃誠心  
誠性明而君子之道畢矣惟陳君能有是道故名是亭人苟不果  
其道名無益也是亡實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而居者比歟後  
之挈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乎苟能善矣無為自擾  
而病其職以守亭之名為亭之媿也

庭莎記

晏殊

介清思堂中譙亭之閒隙地其縱十八步其橫南八步北十步以  
人跡之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癯者芟薙之役勞於夏畦  
蓋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拔心隕葉弗之絕也予既悅草之蕃庶  
而又憫卒之勤瘁思唐人賦詠間多有種莎之說且茲地宛在崇  
堞車馬不至弦匏不設柔木皆卉難於豐茂非是草也無所宜焉  
於是傍西墉畫修徑布武之外悉為莎場分命騶人散取增殖凡  
三日乃備援之以丹楯澗之以甘井光風四泛纖塵不驚嗟夫萬  
景之多萬情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間罔不稟和罔不期適因乘



而晦用其次區別而顯仁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則斃獲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乃今遂二性之域去兩傷之患偃藉吟諷無施不諧然而人所好尚世多同異平津客館尋爲馬廐東漢學舍開充園蔬彼經濟所先而汙隆匪一矧茲近玩庸冀永年是用刊辭琬珉庶通賢君子知所留意儻與我同好庶幾不翦也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

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此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尙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旣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眾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



宋文鑑卷第七十七  
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宋文鑑卷第七十七

宋文鑑卷第七十八

記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韓琦

定州閣古堂記

韓琦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

畫舫齋記

歐陽修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陽修

吉州新學記

歐陽修

豐樂亭記

歐陽修

醉翁亭記

歐陽修

有美堂記

歐陽修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修

志古堂記

尹洙

滄浪亭記

蘇舜欽



待月亭記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劉牧 韓琦

唐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諱義賓琦之五代祖也初庶子以博學高節晦道不仕而鎮帥太傅王紹鼎雅知其名屢加禮辟庶子不得已而起補節度副記室事紹鼎卒其子太尉常山王景崇襲有父鎮益尊禮庶子奏授節度掌書記時巢賊犯闕僖宗幸劍南景崇率定帥王處存合隣道兵入關進討關輔以平皆庶子謀也景崇卒其子太師鎔幼嗣父位府事一咨于庶子以義結隣帥內尊王室朝廷喜之故恩命累及以光啟二年八月十四日終于鎮府立義坊之私第年七十有五庶子曾祖諱肅沂州司戶參軍祖諱沛登州錄事參軍父諱全隱居不仕自隱居而上世葬深州博野蠡吾鄉之北原博野今為永寧軍庶子以龍紀元年十月十五日復附葬于先塋夫人崔氏棣州司馬魯之長女婦道母訓為世儀法終于天

復二年七月十九日年八十有三其年八月十七日歸祔于庶子生二子長諱定辭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好學能文無所不覽嘗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幕吏馬或以詩贈祠部頗銜已學祠部即席訓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一座愛其辭而不能解馬大屈服事具北夢瑣言次諱昌辭真定府鼓城令琦之高祖也為政有惠愛而不壽年二十九而亡生一子諱璆廣晉府承濟令琦之曾祖也承濟始自蠡吾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之喪葬于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先君令公始葬承濟與夫人史氏暨琦祖太子中允知康州諱構與夫人李氏于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自先君之亡諸子幼而孤長而薄宦奔走四方故但能時奉豐安之祀其於北馬蠡吾之塋則力莫能及年世殊邈幾于不能辨識嘉祐三年琦始得北馬之塋一新封植今年春遣男忠彥走蠡吾又得庶子之塋于北原而先域之西北隅北距唐



河數里之近嘗經霖潦暴漲浸淫及于庶子之塋且念神靈久宅不敢改卜乃於嘉祐八年七月一日遣孝彥先而啟壙自下以甃實而上絕沮洳而止衣衾棺柩易而新之然後塞隧廣封以爲萬世之固逮遠祖諸塋率加治葺翦其荆棘而易以嘉木繚其垣墉而表以高閣旣襄其事也遂直書營繕之始末而納諸壙中且復誠于子孫曰夫謹家牒而心不忘于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祭祀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絕爲重琦自志于學每見祖先所爲文字與家世銘誌則知寶而藏之有遺逸者常精意搜掇未始少懈時編緝寢以大備其所誌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墜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事少慰庸嗣之志向若家牒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得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後世子孫不能勤而知此則與夫世之絕也何異子孫其志之

定州閼古堂記

韓琦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旣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尙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厲且患其汨于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爲堂旣成乃撫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爲人法者凡六十條繪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閼古爲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爲屏翰授鉄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己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子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爲也誠以己之道未充而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筮吹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爲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邊責之在己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于



幅巾坐嘯恬然終日子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于斯僚屬之于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爲治者莫先于教化用兵者莫貴于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于旂常傳于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爲樂而以是爲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爲益是將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喜爽塏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尙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圯坍塌之患矣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眾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

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漚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尙書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畫舫齋記

歐陽修

子至滑之三月卽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子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



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皆萃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歙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

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妨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陽修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



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殆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粟爲其邑未逾時將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

圖記爲俎豆籩簋爵簠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新學記

歐陽修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



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入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甍之用凡二十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勤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無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

幸子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老席于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



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子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

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眾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



修也

有美堂記

歐陽修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物之所交物盛人眾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

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



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

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志古堂記

尹洙

河南劉伯壽宰新鄭之二年作堂於縣署既成之謂予曰我官事已則休于是早夜以思蓋有歎焉歎乎功名之不可期文章之不可世傳我思古人力之而後已遂名堂曰志古余嘉其有是志從而爲之辭曰夫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稱之曰文章蓋其用也行事澤當時以利後世世傳焉從而爲功名其處也立言矯當時以法後世世傳焉從而爲文章行事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而卒與俱焉後之人欲功名之著忘其所以爲功名欲文章之傳忘其所以爲文章故雖得其欲而戾於道者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



之道奚遠哉得諸心而已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蔽焉可以立言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也惟無蔽然後窮見至隱而極乎理也信其守者本乎純極於理者發乎明純與明是乃至古人之所至也至乎至文章功名從焉而不有之也伯壽嘉予言刻之于堂以自儆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爨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闊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面皆水也杜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切隆勝執遺意尙存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

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橫于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旣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眾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尙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爲勝焉

待月亭記

劉牧

春卿劉侯監兵于克之明年作新基移舊亭于園池之廉名之曰待月一日燕賓友之酒三行客有長揖主人請問待月之旨答曰先是署有西園園有舊亭昔人口之荒榛與并栖雞于垣閑馬于楹或寢以羊或宿以兵有風至止林籟少清有月來思池光不盈一日植足於園縱觀而歎曰景物否閉久矣將祈泰於予乎繇是



呼卒夫具畚掬輦糞穢鉏蒿茅一之日培竹與松育美材也二之日浚池及泉養清德也三之日因池土以封其基四之日卽亭材而廣其構不役于民不擾于公以潰于厥成魯山巖巖惠我蒼翠魯水湯湯遺予潺湲而又周公之宇仲尼之鄉聖賢遺迹盡圖于壁若有神物陰來相之咸疑化工私以與之夫亭以池遷盡能事也月以水鑒取善類也予今是亭西南去天空曠千尺不植草木爲月之地若秋之夕夏之夜素魄初上納於清池嬋娟淪漣相與爲一如金在鎔如圭在磨忽憶湘江之流若洞庭之波登新亭對斯景發吾人浩歌則待月之名不曰當歟主人之詞旣畢客有舉觴而言曰春卿吾聞士閑燕相與言則及仁與義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遠者大者君今揭亭待清月宜乎禮賢材廣賓友求仁義之說與文武之用內則思建明堂興辟雍與三代之故事外則思復河湟平薊壤績唐漢之舊服用之則爲事業爲功名垂光冊書不用之則有孚在道以畜其實與夫宴安之流

游西園寢北堂同心而異志焉主人曰晉人善禱或譏輪奐周人落成祇美寢興吾子博我以王道勤我以功名君之言古人不如顧謂牧曰先生業文爲我書今日賓主之辭與亭成之歲月牧固不讓云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宋文鑑卷七十八



十三